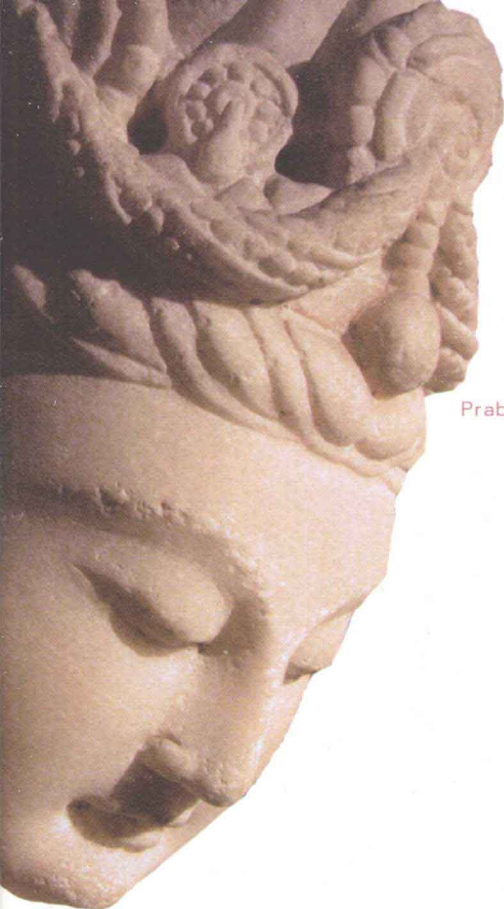




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



印度与中国

千年文化关系

〔印度〕师觉月 著

姜景奎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rabodh Chandra Bagchi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



印度与中国

千年文化关系

〔印度〕师觉月 著

姜景奎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印度)师觉月(Bagchi, P. C.)著;姜景奎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

(海外中国学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3343 - 6

I. ①印… II. ①师… ②姜… III. ①中印关系 - 文化交流 - 文化史
IV. ①K203 ②K35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5817 号

India and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 by Prabodh Chandra Bagchi,
fourth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44 by Chup's Press of Calcutta. This translation is according to the
edition of Sarabhai Library in 1981.

书名: 印度与中国——千年文化关系

著作责任者: (印度)师觉月 著 姜景奎 叶少勇 张忞煜 贾 岩 译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3343 - 6/K · 098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14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致
中国朋友们

示不空心，
路远莫怪其少，
愿领。^①

① 这句话出自印度僧人慧天写给玄奘法师的信件，参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7，T. 50，no. 2053，b8—17。——译者注



国



引言

vii

已故师觉月博士(Dr. Prabodh Chandra Bagchi)所著的《印度与中国》对一千多年的中印文化交流进行了简要概述,确实是这个特定研究领域中最重要著作之一。该书在有限的篇幅内涵盖了两个国家文化交流的所有方面。关于师觉月博士所探讨的文化问题的某些方面,我们现在的确掌握了更多的信息,也有了更好的了解,但这一综合性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仍然不容否定。这是一部开创性的作品,它首次向通晓英语的学者展现了许多甄选自原始中文文献以及法德专家著述的重要资料。^①

第一章论述了印中交往的路线,该路线可以引发人们就此主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师觉月博士追溯了两国间的早期贸易和文化交流,其研究表明,交往路线“虽然从本质上讲是贸易路线”,但实际上是“佛教传播的路线。通过这条路线,文化的各个方面从一个国家传到了另一个国家”。^②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是第一个“将目光投向域外”的印度人。正是佛教使得两国在文化上变得亲近。早在公元前2世纪,有关印中贸易往来的记载就已存在。然而,这段贸易关系的历史仍被尘封在黑暗中。从师觉月博士的分析中,学者们可以得到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一丝线索。

viii

第二章论述了从印度到中国的佛教传法僧的活动,时间跨度长达千年。本章不仅简要而深入地记述了如竺法护(Dharmakṣa)、鸠摩罗什(Kumārajīva)、僧伽跋澄(Saṅghabhūti)、僧伽提婆(Saṅghadeva)等著名僧

① 本书为英语写就的著作。——译者注

② 引文为原书第一章内容。——译者注

人的活动,也提到了佛陀耶舍(Buddhayaśas)、菩提流支(Bodhiruci)^①等。或许由于本书的性质和篇幅所限,师觉月博士只对这些大师进行了简短概述,并未就这一主题进行详细分析。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些伟大人物在丰富佛教以及在中国传播佛教方面所做的贡献,我们缺乏真实、具体的论述。学者们可以沿着师觉月博士勾勒的轮廓继续进行有趣且卓有成效的研究。

对于中国僧人前往印度求法的论述构成了第三章的核心内容。这一章向我们讲述了道安(Tao-ngan)、法显(Fa-hien)、玄奘(Hiuan-tsang)、王玄策(Wang Hiuan-ts'ö)、义净(Yi-tsing)等笃信者的生平事迹。尽管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些求法僧的一些传记和游记,但是这个有趣主题的更多内容仍是我们无法触及的。我们需要尝试从中文文献中挖掘材料,这一定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有趣和迷人的细节。

第四章主要探讨了中国佛教的简要历史。师觉月博士主要以中文资料为基础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分析,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帝王、朝代以及庐山^②(Lu-Shan)、天台(T'ien-tai)等宗派对佛教采取的行动和做出的贡献。菩提达摩(Bodhidharma)所作的贡献也有所提及,但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有关其学说及活动的细节。通过有趣的分析,师觉月博士告诉我们,尽管起初佛教在中国没有受到热烈欢迎,但“从5世纪开始,佛教在中国不再被视作一个新奇的外来宗教”,并且“成为活跃在中国民众生活之中的一股生力军,而且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艺术和文学领域尤为凸显”。^③

第五章^④论述了中国浩瀚的佛教文献。这些文本是印中两国虔诚的佛教僧人自印度原本翻译而来。大量此类文献的印度原本业已佚失,现存的只有汉译本。这些印度文献的译本多次被编纂成录,我们已知的此

① 历史上有两位来华僧人的梵文名为 Bodhiruci,分别是菩提流志和菩提流支。从时间上讲,这里应该是菩提流支,但本书第二章对菩提流志着墨较多,对菩提流支则一笔带过。——译者注

② 实际上应为净土。——译者注

③ 引文为原书第四章内容。——译者注

④ 此段在原书中与上一段同为一段,应为排版错误,此处调为独立段落。——译者注

类汉译经录共有 46 种。在本章中,师觉月博士的探讨虽然简明扼要,却也清晰地阐明,“若不借助这些中国以极大热情为后世保存的文献,人们将无法从各个方面对佛教史和印度文明史进行全面而准确的研究”。^①

师觉月博士在第六章论述了印度艺术和科学向中国的传播。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进行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来探寻这样一个问题,即佛教是如何将自己移植至中国,并“在中国孕育出了一种可以被称为中印风格的新艺术”。^② 作者从真实客观的视角探讨了印度音乐、医学、天文学以及数学的影响,这也可能会启发感兴趣的研究者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第七章对两大文明的融合进行了研究,展现了印度思想对中国宗教和哲学的影响。

第八章被特意命名为“中国和印度”。本章试图“追溯中国对印度人生活和思想的影响”。^③

附录收录了那些将印度典籍译为汉语的印度学者的生平简介。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来说,该附录具有重大价值。

对本书内容的简要探讨表明,师觉月博士的这部作品十分宝贵和重要。他破除坚冰,让有兴趣的学者们现今依旧可以沿路前行。

如此重要的一本书已经长期绝版,给所有中印研究领域学生带来了极大不便。我们由衷地感谢梅瑟斯·萨罗斯瓦特图书馆(Messers Saraswat Library)果敢地为这部重要作品推出新版。可以说,目前的这个版本其实是前一版的再版。原文只有细微调整和修正,师觉月博士的论点不会受到影响。

知识大楼(Vidya-Bhavana)

圣蒂尼克坦(Santiniketan)

比斯瓦纳特·班纳尔吉(Biswanath Banerjee)

1981年4月15日

① 引文为原书第五章内容。——译者注

② 引文为原书第六章内容。——译者注

③ 引文为原书第八章内容。——译者注

第二版前言

xiv

由于第一版很快售罄,推出新版十分必要。前两年我不在印度,并且有其他事务阻止我如愿进行修订。然而,我已修正了旧版中的一些错误并在书中增加了新的一章。

师觉月

注:本书中文姓名的拼音转写使用的是法语的转写方式,并做了一些修改,例如用 ch 代替 tch, u 代替 ou, 用 sh 代替 ch 等。

第一版前言

xiii

战争的灾难将两个几乎已遗忘其共同过去的民族联系在一起。连接两个国家的道路消逝在沙漠或热带雨林中,无人看护;在时间的消磨下,古代使者的足迹已然褪去,古老的文献已然成为尘封的典籍。毫无疑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展现了两个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然而,这一主题不仅仅停留于名胜古迹。伟大的宋朝哲学家朱熹说过:“先人已逝,行动只是过去,生命和感恩永存。”^①对于我们那些为建立亚洲两个最大人类群体共同文明的无私工作奉献自我的先辈们,我们理应怀有感激之情。或许,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感激之情的伟大。在新时代的曙光中,针对他们努力的记载对于他们的子孙——我们来说是一种激励。

这本小书中有这些记载的轮廓。虽然这些材料太过杂乱无章,以至于很难进行更连贯的分析。然而,我尝试着让它尽可能不受学术讨论的约束,并让读者去判断我是否已使它足够有趣。在讨论艺术的章节中,我不可能插入图例,但我提及了在中国和中亚艺术方面的权威著作中举例说明过的那些艺术遗迹。

xiv

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中国朋友,作为对其表示应有感激的象征。大约 1300 年前,菩提伽耶的一位佛教学者曾给著名求法僧玄奘写过一封信。在这本书中,与他在信中所表达的相同的情感一直引领着我。这封信的译文在本书第 57 页。

① 此处引文出处不详。——译者注

感谢中国出版有限公司(China Press Ltd.)的主管智先生(音)(S. F. Che)^①,没有他的热心帮助这本书将无法以这样的形式出版。

师觉月

^① 本书初版于1944年,由加尔各答的中国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译者注

年 表^①

古代帝国：

秦：公元前 221 至 206 年

前汉（西汉）：公元前 206 至公元 24 年

后汉（东汉）：公元 25 至 220 年

三国时期：

蜀汉：公元 221 至 264 年

魏：公元 220 至 265 年

吴：公元 220 至 280 年

西晋：公元 265 至 316 年

东晋：公元 317 至 420 年

前凉：公元 317 至 376 年

前秦：公元 350 至 394 年

后秦：公元 384 至 417 年

西秦：公元 385 至 431 年

北凉：公元 386 至 439 年

南北朝：

- | | |
|-----------|----------------|
| 1. 北朝：拓跋魏 | 公元 381 至 534 年 |
| 齐 | 公元 550 至 557 年 |
| 周 | 公元 557 至 581 年 |

① 此表所述朝代年表与中国国内的一般理解多有出入，这里仅依原文译出，正文中也存在不少类似问题。——译者注

2. 南朝:宋	公元 420 至 478 年
齐	公元 479 至 501 年
梁	公元 502 至 556 年
陈	公元 557 至 589 年

统一王朝:

隋:公元 589 至 618 年

唐:公元 618 至 907 年

宋:公元 960 至 1279 年

元(蒙古):公元 1280 至 1368 年

目 录

引言 / 1

第二版前言 / 5

第一版前言 / 7

年表 / 9

第一章 通往中国之路和首次接触 / 1

第二章 前往中国的印度佛教传法僧 / 23

第三章 前往印度的中国古代朝圣者 / 47

第四章 佛教在中国 / 73

第五章 中国的佛教文献 / 93

第六章 印度艺术和科学在中国 / 116

第七章 两个文明——一个融合体 / 147

第八章 中国和印度 / 163

附录 在中国译经的印度学者略传 / 169

参考书目 / 181

索引 / 183

译后记 / 197

附：师觉月简介 / 204

第一章 通往中国之路和首次接触

历史背景

古代世界并非我们通常所想象得那么大。自亚历山大 (Alexander) 东征之后,东西方的划分界限逐渐消失,陆路和海路的联系变得日益活跃。贸易和商业的往来为东西方世界带来了财富,文化的交流也推动了东西方文明各自的发展。

在这意义重大的交流中,印度的作用非同一般。自然地理的屏障貌似无法逾越,但实际上,连绵在北部的山脉既没有制止外界文明向印度渗透,也没有妨碍印度文明向外部世界扩展。在很早的时期,印度洋上就出现了航运,因此印度商人和传法僧可以较为容易、且不受阻碍地漂洋过海,到达远东国家。印度文明在亚洲大陆的不同区域缓慢而稳定地扩展,这使印度和那些在地理上与其隔绝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所以说,在特定的阶段,印度的历史和亚洲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印度为东西方交流做出了巨大努力。溯其源头,我们必须谈到伟大的孔雀王朝帝王阿育王 (Aśoka),他所统治的帝国延伸至印度的自然边界。阿育王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佛教的基本教义有着一种国际性诉求。自然地,阿育王将目光投向域外,并尝试使他所笃信和尊崇的佛教影响到无以计数的异域人民。

毋庸置疑,阿育王向许多国家派出了使节,旨在实现宗教征服 (dharma-vijaya)。这些国家不仅包括与孔雀帝国边境接壤的国家,还包括一些

非常遥远的王国,如叙利亚、埃及、马其顿等。锡兰(Ceylon)^①皈依佛教就归功于他。他曾指派自己家族的王子和公主^②到锡兰去,同样也是为了这一神圣使命。这样的使团也被派往尼泊尔,很有可能还跨越印度洋到达印度人所称呼的“黄金之地”(Suvarṇabhūmi),即马来半岛及其邻近岛屿。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使团取得了哪些立竿见影的成效,但可以确定的是,阿育王的举措为希腊人同印度人在印度西北边界的紧密联系奠定了基础。在阿育王的帝国瓦解之后,迁入到大夏(Bactria)^③的希腊人开始对印度的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希腊人在德漠特里阿斯(Demetrios)和弥兰陀(Menander)的领导下入侵印度。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在旁遮普(Punjab)建立了王国。

这些在大夏的希腊人,在阿育王帝国衰败不久后进入印度。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他们不仅吸纳了印度文化,而且对印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但他们更大的贡献在于提升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力。他们越过边疆,把印度智慧和财富的故事散播到中亚大草原还未开化的游牧部落以及西方的希腊罗马世界。

首先慕名而来的是塞种人(Śaka),或者称斯基泰人(Scythian)^④。他们迁至曾由希腊人控制的阿姆河(Oxus)流域。公元前2世纪,他们被一支游牧民族从该地区驱逐了出去。这支游牧民族在历史上被古代中国人称为月氏(Yue-che)。月氏人先前定居在邻近中国疆界的区域,但他们很快被其他蛮族赶走。随后,月氏人向西迁移,迫使塞种人离开了阿姆河流域去寻找新的居住地。这部分塞种人一路向南,由于当时北旁遮普正处于希腊人的控制之下,他们经由其他路径进入印度。他们占领了印度河流域下游,之后又向西印度扩张。他们同希腊人一样,吸纳了印度文明。

① 即今斯里兰卡。——译者注

② 据传,阿育王曾派王子摩哂陀和公主僧伽密多前往斯里兰卡弘扬佛教。——译者注

③ 中亚古地名,亦称巴克特里亚。——译者注

④ 又译西古提人、西徐亚人或赛西亚人、塞西亚人。古代波斯人称之为塞克人,中国古籍称之为尖帽赛人或萨迦人,为哈萨克草原上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之游牧民族。——译者注